



去斯可比之路
沉浮
西雁河
布偶
爷爷有条魔幻船？
信用河
● 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一条逃亡之路，艳遇之路，甚或堕落之路，
充满异域邂逅之美而又险象环生。

去斯可比之路

陈河 · 著



作家出版社

陈河·著

去斯可比之路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斯可比之路 / 陈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438-4

I. ①去…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850 号

去斯可比之路

作 者: 陈 河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陈秋含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38-4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去 斯 可 比 之 路

001_ 去斯可比之路

047_ 沉浮

065_ 西雁河

115_ 布偶

131_ 爷爷有条魔幻船？

169_ 信用河

227_ 我是一只小小鸟

去斯可比之路



星期六早上八点，接到杨继明打来的电话。杨继明目前在黑山共和国城市铁托瓦做贸易，和我所在的多伦多有七个小时时差。杨继明有奥地利国籍，平时独自待在黑山做生意，每月有几天会回到维也纳和老婆及两个孩子在一起。他很少打电话给我，隔几年才有那么突如其来的一次。非常奇怪，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频率很高的尖嗓音时，总觉得他不是铁托瓦，也不是维也纳，而是在一个古代山城的石窟里。而且在我脑子里他的形象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他曾经干过很多年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个骑着扫帚戴着尖顶黑帽子的巫师。每回听到他出其不意的声音我都会觉得猛吃一惊。这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EURO NEWS（欧洲新闻）上看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绑架了两个中国工程师，电视上把这两个被绑架者的照片也播出来了。尽管照片面部打上了马赛克很模糊，他还是觉得其中一个很像武昌人段小海。杨继明问我看新闻了没有，平时有没有段小海的消息。自从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后，我就没有和段小海联系。要不是杨继明提起他，我可能再也不会想起这个人。我把电视打开了，在凤凰卫视美洲台上看到了这则新闻。虽然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可从电视上那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上，我认出这的确是段小海。没错，就是他！唯一不符的是以前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现在有了工程师的头衔。我听到那个叫

杨舒的女主播说这两个中国工程师是在当地修建一个水电站，他们是在到大河上游测绘的途中被人劫持的，塔利班要拿人质交换他们的被俘人员。真是发疯了，十年过去了，段小海还是在这些最危险的国家闯荡着，干着建筑的行当！我突然想起那次和他一起在德林河上漂流时，他说过脑子里经常会出现水电站的形象，难道他真的是在追寻这样一个噩梦？

一大早得知这样事情，我心情十分沮丧。我伤感地想起了十多年前在阿尔巴尼亚的岁月，想起段小海和那帮一起患过难的老朋友们。我想我得打个电话给他们中的某个人，也许他们中有谁和段小海还有联系。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李孜孜。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和段小海热过一阵。段小海曾把她带到黛替山顶的汽车度假屋吃饭，可惜在开房间时被她拒绝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和他有了一腿。李孜孜是从意大利罗马来地拉那的，但是我不知道她现在的踪迹。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向人打听过她的情况，怕会听到她可能境遇非常糟糕的消息。不过想起李孜孜，我心里还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虽然我和她没有一点亲热的关系。这会儿，我想起了那次她臭骂我一顿的事。那是在地拉那武装大动乱之后，所有的外国侨民几乎都撤走了，只有一些特别勇敢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属于这些人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戒严刚刚解除，我们在屋子内困了好几个礼拜了，看看局势稳定了一些，街上的枪声也少了，所以就一起出来，想到海边的都拉斯散散心。那个周末天气特别地晴朗，我们七八个人开了两辆车，一路上看到天上盘旋着多国部队的阿帕奇直升机，地上布满了联军的坦克。到了海边，看到树林里停着不少多国部队的水陆装甲战车。一路上经过很多的安全检查点。那些坦克上的大兵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可看到我们还是很和气。段小海看起来很开心，一路和坦克手们合影。那些钢盔上插着羽毛的是意大利坦克兵。李孜孜的意大利话很流利，和那些罗马大兵说了很多话。后来我们终于到了都拉斯海边，找到一家还在卖黑啤酒和

烤海鲈鱼的小酒店。战乱中有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真的是很开心。吃饭时，大家都在说笑。我对李玫玫说，刚才那些意大利大兵看到你这样一个漂亮女人不知该多快活！你应该爬上炮塔，迷死他们（我说话的同时做了一个掀起裙子的动作）。我以为自己开了个不算太坏的玩笑，平常大家说说这种笑话算不了什么。可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一说，就像是踩到了一条眼镜蛇的尾巴，李玫玫勃然大怒，马上骂起我来：让你的老婆去掀起裙子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她情绪失控足足骂了我有十几分钟，搞得我十分狼狈。李玫玫本来不是这样的人，性情开朗温和。可能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太多不开心的事，变得特别地敏感易怒了。就在这次从意大利回到阿尔巴尼亚之前，她在罗马被她的青田籍的老公锁在屋里，拿走了她的护照。后来她在一个布满保险丝的配电箱里找到护照，从五层楼打碎窗户玻璃爬出来，才逃回到了地拉那。我想起了这些往事，心里就会有更多的事情涌上来。我想要是找到李玫玫说说段小海的事情倒是不错，可我根本不知道她现在是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上。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大概就是宝光了。宝光这会儿待在科索沃，他还舍不得离开阿尔巴尼亚太远。听说他独自在那里开了个鞋厂。他的老婆春秋生了一场大病，再也不愿在巴尔干半岛颠沛流离，回国休养了。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五年前我在广交会上遇见过他，他给了我电话号码。我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可他一接电话，就听出我声音。

“嗨！长人，你在哪里啊？”宝光说。因我的个子高，阿尔巴尼亚那边的几个人都这么叫我。

“在加拿大。还能在哪里？外边又下雪了，这里一年要下五个月的雪，没劲！”我说。

“生意怎么样？”宝光说。

“生意还可以，就是觉得没意思，真他妈的没意思！你那里怎么样？”我说。

“可能又要打仗了。科索沃人要宣布独立，塞尔维亚人不干，街上都是北约维和部队的坦克。鞋子做出来也没人买。”

“那你还待在这个鬼地方干什么？不要命啦？你和那个武昌的建筑公司那班人还有联系吗？那个段小海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说。

“听说他在巴基斯坦，和他哥哥还有老赖他们在一起。你问他干什么？”宝光说。

“我今天看到新闻，在巴基斯坦有两个中国建筑工程师被塔利班绑架了，其中一个就是段小海。这回他可死定了。”我说。

宝光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有段小海哥哥段志林的电话，马上可以打电话向他问个清楚。段志林以前也在阿尔巴尼亚，是建筑的总经理，我和他也都熟悉。原来他也在巴基斯坦啊。宝光说了解情况后告诉我。我说那好吧，希望段小海会平安渡过难关。我感到宝光对这事比较冷淡，可能和他所处的科索沃安全形势不好有关系，在那里绑架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接着我问起他是否知道李玫玫的情况，他说她可能还在荷兰那边混日子吧。宝光一说起李玫玫，马上又提起他的破案分析证明她的确偷了钱的事，好像这件十多年前的旧事就发生在上个星期似的。宝光这个人还是这个德性。

从这天开始，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老是心神不宁，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好几次开错方向。我的心底好像有什么东西发酵了，喷发出气泡。我牵挂着被绑架的段小海，更准确地说，我是又在想念阿尔巴尼亚了。过去的这么多年我把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记忆深深埋在心底，尽量不想去触动它。这种记忆已成为一种间歇发作的病，我尽量在回避它，可它总是要来的。

二

十多年前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居住时，宝光家是大家经常聚集的

地方。

现在我已记不清宝光家庭院里的那棵树是无花果还是桑葚树，我只记得秋天果子熟了的时候，院子地上会落满一些满是汁液的果实，人一踩，地上就会留下紫色的斑迹。不知为何，最近我的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以致我无法肯定宝光家庭院里是不是还有个葡萄架。我的记忆像是一些风化了的碎片，当我力图把那个记忆里的庭院现场复制出来时，脑子里突然显现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脸。那是房东格齐姆的神经错乱的弟弟吉米。他站在树下，把落在地上的浆果捡起来放在嘴里，慢慢吃掉。现在我的意识里终于出现了一座土耳其式的院子。进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中间是一条石板铺成的通道，两旁的泥土地长着一些灌木丛。是的，我想起这里的确有一棵葡萄树。我甚至还想起了院子那条叫“博比”的矮脚狗了。这条狗是宝光老婆春秋在路上捡来的，样子虽难看，却是纯种的拉布拉多犬。

来这里串门的几个人都是单身，只有宝光一家三口都在这里。宝光夫妇是从法国过来的，他们在巴黎待了五年，在车衣厂做工。宝光在国内时是个做磨具的高级钳工，手艺很巧，据说在车衣厂踩出的衣服针脚特别匀称，经常被老板拿去当样板。尽管这样，他们在巴黎的身份还是没有户口的“黑人”。两年前，他们为了把还在国内的女儿接出来，来到了阿尔巴尼亚办公司。本来打算接了女儿到阿尔巴尼亚后，再偷渡回到法国去。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里有做生意的机会，就留下来不走了。宝光眼下在市中心的费里路有一个商店，还在家里做一点批发生意。周末或者黄昏的时候，大家的生意结束了，我们都爱往他家里跑。他家的开放式的厅堂里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我们都在这张桌子上吃饭。从这里看去，我们经常会看到站在树下的吉米。有时他还会行走在树顶上，那巨大的树冠和邻近院子的好几棵大树都连成一片了。

宝光家的狗“博比”十分聪明。这狗见我来了会显出不高兴的

样子，但不会发出声响。它看见所有的中国人进门都不会叫和咬。但是只要看到陌生的阿尔巴尼亚人进来马上会极其凶狠地吠叫，并扑他们。我很奇怪这条阿尔巴尼亚的狗被宝光养了不到一年，竟然会是这样一副“卖国”的相。更让人奇怪的是“博比”在李玫玫进来时那种兴奋的劲头。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李玫玫这个时候常常是刚洗过澡，头发还湿漉漉的，穿着凉鞋和裙子，身上飘着浓烈的法国香水味。“博比”在她进门时会她的足前一蹦一蹦地迎接她。在她站立的时候，“博比”会把它的狗头往她的两腿之间凑，用它灵敏无比的鼻子捕捉着她身体的雌性气味。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博比”是条公狗。

“这该死的狗！”李玫玫收紧了裙摆，夹着两腿避着“博比”，脸都发红了。

“这狗真聪明！”我夸奖着“博比”。李玫玫真的很吸引人。狗都会喜欢她，别说单独在这里过日子的男人了。李玫玫从意大利过来还不是很久。她到了地拉那一点语言障碍都没有，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意大利语。她在西比亚路上开了一个鞋店，从中国进了一个货柜的皮鞋。她在意大利有居留证，可以自由地在两地来往。她在意大利待的时间很长了，身上透露着一种优美的罗马韵味。

我们经常在宝光家里吃饭。去的时候买点菜带过去，或者买一箱啤酒饮料什么的。阿尔巴尼亚靠地中海，海产还比较丰富，但很奇怪，地拉那很多人一生也没吃过海鱼。地拉那城里有一家很好的海产店，在那里我经常可以买到活的海虾、海贝、虾爬子和章鱼什么的。有一次我甚至还买到了两个大龙虾。那鱼店的老板看到我们来了会很开心，老是推荐今天有大海鱼的鱼头。鱼头对于本地人来说是废料，没有人要的。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鱼头汤是最好的东西。可惜阿尔巴尼亚买不到豆腐，要不然这地中海鱼头豆腐沙锅会更加好吃的。

宝光的老婆春秋是个喜欢做菜的女人。她的菜做得不是很精致，但是非常利索，没多久那张长形的大桌上就摆满了饭菜。我看过宝光

年轻时和春秋的照片，那时她完全是另一副长相，看起来还有点姿色。后来大概是因为患了甲状腺病的原因，眼睛鼓出来，脸庞很大，有点像现在的动画卡通人物史瑞克。可我们这些人已经看习惯了，不觉得她难看。春秋做好了菜，通常会擦着手，说：你们先吃先吃。继明怎么还没来？

春秋挂念的杨继明通常来得最晚。他生意做得蛮大，公司名号在地拉那几乎是家喻户晓。除了普通的日用百货，他和军队、警察都有生意来往。通常我们在吃到一半时，杨继明开着那辆绿色的柴油雪铁龙二手车匆匆忙忙赶来，说今天又加班了。他飞快地往嘴里塞吃的，看起来饿坏了。我们平常都叫他“岩松伯”。巴黎有个有名的温州老华侨名叫任岩松，非常有钱，捐过好几亿法郎给我们老家温州。可是他本人非常节俭，上茶馆喝完咖啡后会把我找回的角子都收拢装进口袋，一点小费都不给服务生。我们觉得杨继明这方面很像任岩松。他虽然有钱，可钱袋捂得很紧，衣着车马都很普通。周末有时候我们一起打牌，赌点钱助兴。通常我们下注一二十美金，有时也会五十、一百的。可他总是下一两个美金，最多不会超过五个美金。他也常常带东西过来，都是土豆、西红柿、黄瓜和大米，没有一点想象力。春秋在他来了之后，会把留起来的菜全拿出来，然后自己也坐下来吃饭。

上一个礼拜天。我到黛替山上埃及人开的空中餐厅喝茶。我虽然喜欢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可是到黛替山时却总是独自一人。那是个半山腰的地方，因为消费昂贵所以客人不多。坐在临窗位置，能看到地拉那全城。从远处看，地拉那是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城市，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好印象。但是那天我注意到了城市外围北边的山丘上，有一小块反射着太阳光的地方。由于距离很远，这块反光看起来就像是一枚银币那么大。我看来去看去不明白那是什么，最后相信那可能是一个山里的湖泊，或者是一个人工的水库。地拉那附近没有河流湖泊，所以这个发现令我兴奋。我想有水的地方一定是可以钓鱼的。我把这

个重要的发现记在了心里。在其后一个休息的日子，我开着车按山上看见的位置去寻找那个湖泊。我找到一条小小的车路，有个当地人告诉我顺着这条路可以到达山上的湖泊。小路很险，弯弯扭扭，坡度很大，加上没有维护，路面上凸出的大石头差点顶破我车子底盘的油底壳。这山上有很多的大麦田，已经成熟了，可看不见有人在收获。我终于进入了山里面，可是没路了。我把车停在大麦田旁边，然后去寻找那个湖。我越过了山冈就看到了湖水。那湖非常美丽，水面上开满了风信子的花。湖泊是腰子形的，沿着山脚逶迤而去，一眼望不到边际。这个湖看起来是个被废弃的水库，水面有座木桥已经断掉了。我安上鱼竿想试试运气，可是发现湖底长满了水草，无法下钓。倒是湖上有很多的青蛙引起我的注意。远处有个阿尔巴尼亚年轻人在钓青蛙。他甩着长竿，将一个假饵送到青蛙前面。青蛙猛扑过来咬住假饵，他就把顺势把钓竿扬起。青蛙咬住假饵不放，就被钓了过来。他的左手准确地抓住钓线上的青蛙，放在背后的篓里。我在湖边待了好久，也想模仿那小子，用鱼钩加蚯蚓钓青蛙，可是青蛙对我的钓饵一点反应都没有。天黑之前，我看到那个小子提着两个沉甸甸的网袋离开了湖泊，而我则一个青蛙都没逮到。

这一天去宝光家吃饭时，我把自己的新探索和发现告诉了大家。他们听得眼睛都发亮了，因为爆炒青蛙实在太好吃了，出国后再也没吃到过。大家都说我们得去逮青蛙，可听了我说钓青蛙的技术难度后又都泄了气。宝光说他小时候常去乡下水田边抓青蛙。夜里青蛙会上岸，这个时候用手电一照青蛙会发呆，用手都可以抓住。杨继明出国前当过外科医生，他用解剖学的原理证实了宝光的说法。因为青蛙是冷血动物，晚上在水里会冷得吃不消，所以要爬到岸上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在夜间去抓捕青蛙。宝光最近刚从国内进了一批可充电的应急灯，我提了一盏在手，他们都说很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但是宝光坚持说五节手电筒的强烈亮光会更加有效一些，所以我们把

家里的手电筒都拿来了。另外，我们还用保加利亚进口的土豆包装网袋改装成带长柄的网罩，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抓青蛙的成功率。那天我们晚上在宝光家吃过了饭，将装备搬上了车子。我们都穿上野外作业的装束。李玫玫不穿裙子了，改穿了牛仔裤、长袖的衣服和胶底运动鞋。然后，我们开着两辆车出发了。

我开着车在前面带路。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上山的小道。晚间开车更加困难，除了有很多挡路的石头，有一段临着悬崖的路向外倾斜了二十来度，让人胆战心惊。白天的时候我看见过这里的大麦田，现在则是黑黑的一片。我们把车停下，抄小道往湖边走去。一绕过山脊，月亮出现在天上，银色的月光把山洼里的湖面照得很亮。我看见了横架在湖上的那座断木桥，那就是我前天来过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发现到处都是青蛙的叫声，在我们还没到湖边的时候，已听到青蛙跳入水中的声音。我们到达了水边，发现周围的景色真是很神奇，外国的月色和中国的月色就是不一样。我们分成了几个组，一个人拿手电筒，一个人拿网兜，一个人去抓青蛙。我和宝光、李玫玫一组，杨继明和春秋还有阿猛一组。我们沿着水边向前走，李玫玫的电光罩住了一只大青蛙。青蛙对着亮光发呆，我就乘机用网兜罩住它，宝光过去抓住它放入布袋里。青蛙有时会逃跑，我得猛扑过去，结果很快就一身泥水。水边的沙地很清澈，有时候还看到小鱼在游动。很快，我们发现了湖里还有螃蟹。这种螃蟹像是太湖蟹，只是个头要小一点。李玫玫很喜欢这些螃蟹，以致没有心思为我打手电，改为去抓螃蟹。螃蟹都待在浅水里，她得两脚都踩在湖水里面才能抓到它们。我们沿着水边一直往东面走了很多路，还远远看到对岸杨继明那一组的灯光在时隐时现。很奇怪，按常理说，在这样笼罩着神奇月光的湖水边，会诱使男女们发生情欲之类的念头。可是事实上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可能因为是我们大家都一身烂泥，而且手里沾满了青蛙身上滑溜溜的黏液，而这种青蛙黏液也许就是传说中阻止人们发情的魔法水

吧！走了那么久，我有点累了，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李玫玫还在抓螃蟹，她的两只脚已没入水里，躬身在水底摸螃蟹。她身边有很多的水莲花，月光照得湖面朦朦胧胧，让她显得像法国人马奈画里的一个水仙女似的。我不知为何有一种幻觉，老觉得李玫玫正在被水底下无数个小螃蟹和小青蛙往湖中央深处拖去，即将沉入水底。我和她只有十几米的距离，随时准备跳起来冲过去救援她。

三

现在想起来，在宝光家的院子里和大伙共进晚餐令人愉快，似乎天下真有不散的宴席。可不久之后，宝光家来了一批新的客人，事情有了变化。

那个周末黄昏我照样开车到了宝光家。他们家门口停了两辆黑色的大奔驰车，一辆是300型的双开门跑车，一辆是500型的DIESEL房车。在地拉那，买一辆高级的奔驰车不很贵，只要一万美金左右。这些车子全是西欧那边的偷车集团从西欧偷来的。他们在地拉那换掉钢印和发票，再转卖到东欧俄罗斯那边。但是地拉那的人开黑色奔驰的不很多，不是怕贵，而是怕太招摇，还怕被偷。地拉那小偷很多，他们看到车里的录音机就会敲破玻璃把录音机偷走。那时我们一停车，就先得把录音机拔下来拿在手里带走。他们还可以把停在路边的汽车轮胎偷走，当然，如果他们看见可以下手的奔驰车更愿意整辆车开走。我看着宝光家门口摆了个奔驰车，相信一定是来了有来头的人。车子挂的不是外交红牌照，所以我知道不会是大使馆的人。我进来了，看见客厅里摆着一张方桌，宝光和三个陌生的人在打麻将，春秋站在一边。我进来时，宝光只抬眼和我打了个招呼。春秋倒是介绍了一下，说他们是武昌公司的段总、赖经理和段小海。段总是那个戴眼镜的人，转头和我打了个招呼，其他人埋着头打牌，没理我。我现

在知道这几个人是刚刚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一支建筑队的头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他们，可我觉得这些盖房子的建筑队和我没关系，所以没什么在意。我想不到他们会开着这么高调的奔驰车，想象中，他们开的应该是柴油发动机的自卸翻斗土方车。我坐了几分钟就起身走了。尽管春秋说要留我吃饭，可我觉得和这几个不认识的湖北人吃饭没意思。我还是走了。

这天我本来是要到宝光家蹭饭的，现在只得独自到一家土耳其人开的餐馆吃点东西了事。我点了烤肉，喝着啤酒。我看着窗玻璃外边的马路上悠闲自在的阿尔巴尼亚人，看着那些皮肤奶油一样白的漂亮姑娘，心情慢慢又好了起来。我打电话给杨继明，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还在卸货柜。一会儿，他来了，我们一起吃饭。

杨继明知道的事情比较多。他把这支湖北人的建筑队的来历说给我听。

这班湖北人是来承包工程的。就是在地拉那西边机场高速公路入口右侧的那块地上，要盖好几幢高层公寓大楼。杨继明说阿尔巴尼亚的总理萨利·贝里沙是医生出身，去年到马来西亚访问时，和同样是医生出身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交谈甚欢。他们说好搞一个合作项目，贝里沙总理在地拉那划一块地出来，让马来西亚开发商来建商品房。马来西亚的开发商接下项目后，把工程转包给了武昌建筑公司。杨继明这么一说，我知道了这些湖北人不是我们国家派来援助的，也是来挣钱的包工头。

但接下去杨继明说到的事使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来头的。这班人曾经在科威特盖过房子，刚好遇上了萨达姆入侵，结果是穿过沙漠逃到了沙特阿拉伯，坐上中国政府的紧急救援飞机才回到国内。他们在国内待了不到半年，又开拔到了北非的利比亚，给卡扎菲盖一个地下行宫。工程还没盖好，美国人空袭了卡扎菲的行营，差点把他给炸死了。紧接着西方社会对利比亚进行金融制裁，冻结了利比亚的货币，